

編者的話

近年，散居宣教變得普遍，本期文章〈「穆」鄰赴英〉，將這趨勢從香港連繫到了英格蘭；〈情感分割的世界〉下集，再從本港南亞青少年研究專文擷取，文章作者提出了雙向平台的建議；還有在〈穆宣課後分享〉中，歸納了有關穆宣的幾方面預備。而〈讀新聞·學祈禱〉就從一則板球運動消息，換個角度與讀者一起為阿富汗的改變禱告。



「穆」鄰赴英

懿憫

港人近年移民英倫數以萬計，也包括了我在社區中認識的南亞裔孩子，港人的穆民鄰舍。十多年前在社區服侍的南亞裔小孩，現今長大了，紛紛嫁娶，有些分別出嫁和迎娶居住在英國的南亞裔配偶，無論嫁或娶，婚後都申請到英國定居。在網絡搜尋一下他們移居的城市，有些與港人主要移居的城市一樣，也有不同。心中期許有認識的基督徒可以在彼邦關心或連繫他們。

一個青年人即將移居的城市座落在英格蘭西北部的約克郡（Yorkshire），約克郡是離開近年不少香港人移居的曼徹斯特自治市（Manchester）鄰近的郡縣。英國城市的種族和宗教近貌正在不斷轉變，非白人種族中，亞裔人士佔多數，許多是南亞裔；宗教方面，伊斯蘭教成為當地第二大宗教。2021年英國人口普查顯示，穆斯林在英格蘭佔人口比例6.8%，較全國比例平均4.4%為高，



超過50萬人口的曼徹斯特市和布拉福市（Bradford），亞裔人口分別是20.9%和26.83%，信仰伊斯蘭教人口分別是22.3%和24.7%。有住在布拉福市的朋友分享，他們日常生活經常接觸到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如Uber和巴士的司機、食店及各大小超市的職員、

駐藥房的藥劑師、社區中心的社工、鄰居和上門檢查氣體裝置安全的技術人員等。

據報英國帶有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仍然人數很少，但是也讓我們看到神的救恩確實臨到他們。一份2005年研究專文¹收集了16個歸主者的訪問結果，他們全都在英國出生或已長時間在其中生活，而且也投入教會或機構的服侍，訪問範圍包括：他們到底如何信主？他們信主後在家庭和社群中遭遇了甚麼事？教會怎樣回應？這些歸主者怎樣融入教會群體和得到門徒訓練呢？

受訪的16個歸主者，14個南亞裔，當中7個有巴基斯坦血統，3位孟加拉裔，2位來自印度裔的東非家族，其他2位南亞裔混血兒。餘下兩位分別是伊朗裔和非洲裔。

當中13位表示信主基於個人的尋索，原因包括遇到不幸事件。10位提及聖經的能力對他們跟隨耶穌的影響，9位表示看到教會崇拜受影響，有正面的影響，也有造成困惑的情況。6位在決志過程中認為祈禱的影響很重要。7位因書本和教育因素接觸到基督的事蹟或基督徒，如閱讀見證、學習英文。7位因伊斯蘭教或穆斯林的暴力而反感，見不到真主的愛，當他們在地理、教育和心理社交上遠離伊斯蘭教，也就讓他們對西方文化開放。6位表示經驗過神蹟奇事，並非一般的理性可以解釋，5位表示被耶穌基督的美善所吸引，1位經驗類似保羅大馬士革路上的經歷，感到被天父懷抱，1位受到惡夢纏擾，透過向耶穌祈禱得了幫助。

這樣，出現了一幅圖畫：一個遠離家鄉社區的年輕穆斯林，結識基督徒並與他們交朋友，尋找大問題的答案，願意參觀他們的禮拜場所，閱讀他們的經文，並誠實地向神祈禱，甚有可能最終成為耶穌的追隨者。

正如保羅向雅典人的講話：「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6-28）

近年不少基督徒由香港移居英國，祝福他們靠主恩典在異地建立新生活，常在主耶穌基督裡，如枝子連在葡萄樹，與神有活潑的關係，又能植根在健康的教會群體，彼此團契和在主裡成長，不受異教之風搖動，將基督的香氣流露和散播，成為明亮的燈台，隨走隨傳平安的福音，成為穆鄰得恩福的管道。



註：

1. Thomas J. Walsh, *Voices From Christians in Britain with a Muslim Background: Stories for the British Church on Evangelism, Conversion, Integration and Discipleship*. A Dissertation, (Birmingham, England: Birmingham Christian College, 2005).

跨國主義(香港青年人+巴基斯坦)⁻²≡世界觀f(情感分割的世界)

—— 情感分割的世界 Part 2下集

火雞

這是一條跨文化的函數方程式。世界觀在人類世界是可觀察的習慣規律，同時也有變數帶來千數萬化的結果。在這個世界觀專題裡，筆者以在港巴基斯坦青年人為受訪對象，透過訪問和量性調查了解他們的心思行為，為華人基督徒如何接觸他們和開展信仰交流提供解讀。到了第二個世界觀主題：情感分割的世界，上一期筆者已交代過歷史背景和副題1：不連接的情感領域，接下來會進入第2及3個副題，以及門訓和聖經回應的部分。

副題2: 有各自情感色彩的思想領域

每個思想領域都有其情感演繹，例如：對於某個宗教禮儀的敬虔，又或是世俗電影的浪漫激情。這些儀式或劇情的解讀方式是深藏在人心深處的情感回應機制。兩種機制在巴裔青年的思想裡都是實實在在的，而這兩個情感色彩也是南轅北轍地對立的。對於世俗潮流的領域，他們偏愛寶萊塢電影的舞蹈、西方音樂、旁遮普音樂等等。其中有受訪的青年人指出：「寶萊塢對於所有（傳統）文化的事情都持反對態度……而年青人認為只要“feel good”（感覺良好）就可以，他們所有人都喜歡寶萊塢音樂……香港的巴裔青年基本上都喜歡西方音樂。」電影和潮流音樂都有鏡像效應，而對於這群「兩面不是人」（即在兩種文化夾縫之間）的巴裔青年群體又反映了怎樣的真相呢？有研究荷蘭印裔群體的學者指出，大眾媒體如寶萊塢電影幫助他們感受到自己並非與周遭格格不入，反而身處舞台的中央位置，相反美國電影常常著重印裔文化，強調外來人身分及把他們的散居經驗邊緣化。¹這就十分對應香港巴裔青年“feel good”的原因，在鏡子裡，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想像空間被重視，邊緣化的現實並不好受。

那麼巴裔青年喜歡西方流行音樂又如何解釋呢？一方面可以說寶

萊塢電影及西方音樂說出了他們深處認為自己想成為甚麼人；另一方面也是一個途徑表達出他們想粉碎的處境問題。一位男性受訪青年提到旁遮普音樂與西方音樂的分別：旁遮普音樂沒有提到毒品的，而他所列舉的西方音樂例子卻有黑幫生活、毒品和感情生活等等，而這些事物正是他們對男性氣質的想像及表達方式。而另一位女性受訪青年就無視中文音樂，她說：「華人根本不懂得唱歌！」。筆者認為她這麼說的原因不是華人不能唱好歌，而是華人的歌舞不如南亞音樂重視曲中之舞。不單男性受訪者指出女生們愛Bangra Dance，在前期研究的歌曲選舉中，在女多男少的情況下，寶萊塢載歌載舞的電影MV <Afghan Jalebi>也高居榜首，可見這是巴裔女性氣質的表達，與外人想像南亞女性持家不出門的形像有點不一樣。

不要以為巴裔年青人對西方音樂及世俗多媒體的熱愛就能排除了他們對宗教音樂的情感，尤其是上集提到的卡瓦利（Qawwali）和納特（Naat）這兩種曲調。在量性調查中，分別有85.2%和46.3%的回應認為這兩種曲調能表達他們對安拉的渴想。有一位巴裔受訪青年甚至引用了一些用在卡瓦利的旁遮普諺語，指「神會滿意你，他會寬恕你，不像那些女孩、不像女友或朋友，他們不會寬恕你，他們愛跟你說





Photo by Marcus Neto Gio on unsplash

話，但你很難令他們滿意你。」在另一條量性調查問題中，87%的受訪青年認定自己會做任何事情取悅安拉。巴國或寶萊塢電影對於卡瓦利的應用，使新一代對安拉的理解便十分重要。雖然電影裡的卡瓦利音樂對其宗教性有所取捨，但從量性調查和訪談都可以見到他們能夠分辨宗教音樂與電影卡瓦利。而且少部分回應者還展示出巴裔青年之間的多元性：有些回應更以原教旨為由拒絕所有形式的音樂，這些青年人指出禱拜和閱讀古蘭經才是他們宗教情感的表達方式。

副題3: 無需釐清界限的情感色彩，稱為刻意無定 (Deliberate Uncertainty)

香港巴裔青年人不太在意他們的矛盾情感色彩，也沒有很多整合兩個思想世界的論述。他們不會討論板球在宗教立場的負面影響，又或是他們如何平衡地選擇聽甚麼歌。他們只會避重就輕地維持著彼此矛盾的習慣，在不同的處境做不同的事，盡量不會形成衝突。事實上他們也知道兩者的矛盾，就如其中一個受訪者知道西方音樂的主題是愛情、金錢和黑幫等，但他沒有強烈指責這些音樂並不道德，也沒有理順它，只是他會繼續收聽。另一位女性受訪者也認為世俗音樂是不道德的，但她仍會有時不顧伊瑪目的反對，到戲院看電影。這種表達可排除是他們用宗教信仰掩飾他們的世俗行為，而且在量性調查中，74.1%的回應選擇了他們全按伊斯蘭原因理解別人是否做對的事情。伊

斯蘭仍然是他們心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怕是集體榮譽或是宗教教育所薰陶的影響。

研究中亞中古時期及考察現代英國曼徹斯特的巴裔學者們都分別提出類近的概念，嘗試解釋伊斯蘭世界之中，這種矛盾性的存在與複合的意義。²從收窄矛盾而言，西方的穆斯林青年KOL也有嘗試提出新的文化標準，³甚至有穆斯林歌手和樂隊以hip-hop和搖滾樂唱出他們被邊緣化的處境感受。⁴另一邊廂，巴基斯坦本土文化以遜尼派為主導，在歷屆政府的提倡下成為同質的國家身分認同，其他宗派或宗教的巴國青年都在同質身分認同上成為巴國強勢文化的異己。⁵在這情況下，相對溫和的世俗穆民文化，與遜尼派為主導的巴國文化，他們的差異持續了，產生迥異對立的思維方式，在跨國主義底下生活的香港巴裔青年需要繼續活在這些對立面之中，習慣穿梭在不同的思想領域。而巴裔青年在港也是少數族裔，為免進一步被邊緣化，他們也需要在學校、社會服務和以英語為主的市場，與其他南亞裔和非華語的群體共處。在尊重自身的文化信仰原則下，這也是他們不得不彈性地刻意無定的原因。此外，44.4%的受訪者認為華人與巴裔文化在表面的融合下存在很大的不同，也有14.8%的受訪者認為兩者是完全隔離及看不起對方的文化。香港社會一方面賦予市民很大的社會經濟自由；另一方面華人作為文化主導的族群，表面上則以和為貴，並不強行同化少數族裔，但仍會有

文化優越感，對對方產生偏見。這種社會格局使香港巴裔青年不會被西方社會狙擊，在恐怖主義的氣氛下，被重新整合或反抗文化，促成刻意無定的思想形態，在某個需要尊重集體意志，和得到個人自由的特殊處境中，默默地適應下來。

門訓與聖經回應

首先，門徒訓練的對象不一定是基督徒。進入成為主的真門徒需要過程，巴裔青年必需先經歷一些人生旅程或相處平台，在情感分割的固有定律中帶給他們新的感受體驗。現時華人教會的跨文化工作者都傾向建立功課輔導班、婦女廣東話班和籃球、足球等運動平台，主要是因為華人熟識這些活動的操作，期望單向地帶領南亞朋友進入香港的主流圈子。這些元素對散居香港的南亞群體固然有其需求，但雙向的交流平台可以更平等和有效地互動起來：透過加入學習南亞世界的文化興趣，例如：學習板球、印度文化中的美學等，讓華人義工和南亞青年朋友一起探索他們家鄉文化的旨趣。在香港成長的巴裔群體，就如散居美加澳紐的華人新一代，對家鄉文化又好奇、也陌生，跨文化工作者與在散居地成長的一代同行，必需認

清這種矛盾掙扎的心理。由雙向平台更可進展成為多向歷程，一起學習第三文化的新事物，例如：邀請南亞青年成為馬拉松或毅行支援隊伍，一同研習韓風網劇或人工智能等等，重點是在過程中的禱告守望，並且在其中能分享流露基督徒悔改寬恕的特質。有主同在，就讓愛在過程中自然流露，事工策劃者甚至可以邀請非基督徒的華人朋友一同參與平台事工，見證上帝的工作在其中。

聖經回應方面，耶穌的事工也有聚焦在平台和旅程之中。耶穌的平台有三個核心門徒，然後是十二門徒，再差遣七十人出去。耶穌的門徒平台與當時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及一些少數的隱修團體並不一樣，對當時的猶太社群以致希羅世界都是一個另類平台。而耶穌也不斷在旅程中展現自己是誰：登山變像、在水面上行走，還有在以馬忤斯路上向兩個門徒顯現。地理上，加利利湖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耶穌與門徒來往湖邊的城鎮宣講和顯神蹟，很多時都穿梭在門徒的家鄉門前。可以這樣說，耶穌不時與門徒重訪他們的家鄉，並在其中恢復他們的信心，就連復活後耶穌也重訪重操故業的漁夫們，使他們在神蹟中經歷一次大收穫。可以這樣說，在耶穌的事工裡可以看到祂何等重視在門徒的處境裡展現神國的臨在。面對情感分割的對象群體，讀者還可以感受一下，耶穌如何與撒瑪利亞人對話，又或是在詩歌智慧書中，找出不同的作者所道出的真言，各有不同的情感味道，也可以讓巴裔青年從聖經中體驗真理有血有肉的平衡。



Photo by Clem Onojeghwa on unsplash

* 全文內容摘要自Lik Tin Tang, *A Worldview Investigation of Hong Kong Pakistani Youth: Respect, Emotional Division and Ijtihad*, (Th. M. diss.,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2022), 135-150, 190-196.

註：

1. Sanderien Verstappen and Mario Rutten, "Bollywood and the Indian Diaspora: Reception of Indian Cinema among Hindustani Youth in the Netherlands," in *Global Indian Diasporas: Exploring Trajectories of Migration and Theory*, ed. Gijsbert Oonk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0.
2. 可參考James Pickett, *Polymaths of Islam: Power and Networks of Knowledge of Central Asi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244-6; Pnina Werbner, *Imagined Diaspora among Manchester Muslims* (Oxford: James Currey, 2002), 22, 252.
3. Shelina Janmohamed, *Generation M: Young Muslims Changing the World* (London: IBTauris, 2016), 142.
4. Kamaldeen Mohamed Nasir, *Globalized Muslim Youth in the Asia Pacific: Popular Culture in Singapore and Sydne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5-6.
5. M á i r é ad Dunne et al., *Troubling Muslim Youth Identities: Nation, Religion, Gen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7.

筆者完成了一個穆宣裝備課程，主講的外國牧者未有親身來到香港，課程透過線上順利進行，內容是有關向南亞穆斯林群體的宣教，以下有三點個人分享，與服侍穆斯林朋友的兄姊互勉。

(1) 切入點

少數族裔家庭在香港會面對不少生活上的問題，然而這也成為弟兄姊妹服侍的切入點，例如：語言、住宿、學業、醫療等。有教會因在疫情中派發防疫物資，接觸不少南亞穆斯林家庭，更開展了探訪和學生功課輔導事工。

建立關係可以叫人忙於很多不同的「切入點」，但不要忘記「最終點」，分享主耶穌的福音。

使徒保羅在歌羅西書的教導：「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1:28）盼望我們不要被對方的「想要」主導而虛耗時間，當以他們的終極「需要」為目標，趁著白日努力作主工。

(2) 傳福音

穆斯林朋友的信仰根深蒂固地融入他們的生活，不容易受其他信仰思想所動搖。弟兄姊妹或許長期委身服侍與他們建立了友誼關係，也有機會分享福音，但他們對福音仍可能只是停留在不抗拒的階段，似乎距福音之門仍然很遙遠，不禁令人暗嘆奈何。

使徒彼得鼓勵信徒：「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

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3:15）願意我們多多禱告，耐心等待，切忌操之過急以護教討論硬銷福音，或投人所好而避重就輕的省略福音內容。

(3) 服侍觀

有些穆斯林朋友誤以為基督徒接觸他們的目的是，想改變他們的信仰，所以會帶有色眼鏡看基督徒對他們的服侍。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記載：「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羅12:8）憐憫有需要的人就是動了慈心的無償付出，是出於心甘情願，不望回報無條件的去愛他們。帶有目的去接觸人是很容易被對方識破，盼望基督徒不是以愛作為手段去換取對象改變信仰。

總結

感謝主讓穆斯林群體成為我們的鄰舍，求主幫助我們學習服侍他們，為自己生命的成長和為穆斯林朋友的需要多禱告，敏銳和順服聖靈的引導。縱然彼此有許多不同，求主加添我們忍耐、愛心和寬恕，讓穆斯林朋友透過我們體驗到主愛。但願到那天他們與我們在主內合而為一，在同一天空下一同敬拜我主我神。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並且歸順祂，列國的萬族都要在祢面前敬拜。」（詩22:27）



讀新聞 學祈禱

澳洲板球會因抗議塔利班壓迫女權而退出賽事

笑娟

澳洲男子板球隊原定參加3月在阿聯酋舉行的3場系列賽賽事，卻於1月公佈將會退出對阿富汗的系列賽，原因是塔利班政府對女性施行種種限制。

澳洲板球總會表示：「有關決定源於塔利班近期限制女性以及女孩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以及禁止她們進入公園和健身室。澳洲板球協會致力於支持女性及男性參與運動，當中包括阿富汗，並持續鼓勵阿富汗板球組織加入改善該國女性的狀況。」

塔利班在2021年中重新取得阿富汗控制權，並立即對女性參與體育活動實施限制。去年底又禁止女性到大學上課，之後禁止女性上班，包括在非牟利機構工作。許多女性被迫離開政府機關崗位，她們又不得在沒有男性親屬的陪同下旅行，被要求在家以外的地方遮蓋全身，最好穿上傳統罩袍。

天父，求祢憐憫在阿富汗受壓制的女性，讓她們在種種限制下，有機會接觸基督徒和聽聞福音，以致生命得改變，在基督裡得著真正的自由。